



編輯先生：

在目前的文壇，戲劇是相當寂寞的。劇本除梁實秋教授譯的莎士比亞全集、和顏元叔教授主編的西洋戲劇譯叢外，幾乎都是零星瑣碎、一鱗半爪。而一般對戲劇的介紹、評論，又往往都有偏重電影的趨向。難道說，戲劇就只侷促於電影一隅？最近閱讀姚一葦教授著的「戲劇論集」和胡耀恆教授譯的「世界戲劇藝術欣賞——世界戲劇史」（布羅凱特 Oscar G. Brockett 著），感觸頗多，略敘淺見一、二，求教於方家君子。

姚教授學識淵博，治學勤奮、態度謙遜嚴謹，一向為學術界所激賞。「戲劇論集」的前面二篇論文：「戲劇的時空觀」、「戲劇的動作」，簡直就可以當為戲劇導論來研讀。他在「戲劇的時空觀」的總論裏，首先說明戲劇、和小說、敘事詩的差異、介紹對戲劇時空有嚴格限制的「三一律」。在總論的最後又提到最近戲劇中另外一種特殊的時空表現方法：「倒轉」或「回敘」。接着才長篇敘述時間的「延展型」和「集中型」，並舉莎士比亞的「哈姆雷特」和希臘蘇福克里斯的「伊底普斯王」為例子，分析其型式、特色、限制和缺陷。姚教授的論文，深入淺出，有條不紊，娓娓道來，只要稍具有文學理論的基本常識的讀者，絕對不會感到艱澀而廢書與歎的。

布羅凱特的「世界戲劇藝術欣賞——世界戲劇史」，自一九

六九年問世以來，陸續地被世界各地大學採用為戲劇課程的教科書，誠如彭歌教授對該書的評語：「好的教科書都以綱舉目張深入淺出為主，有主見而又不宜太主觀。此書的好處尤在其敘述的明確和生動」。目前，坊間一般文學理論的書籍，不是淺蕪空洞，便是艱深晦澀。而布羅凱特的這本鉅著，不但沒有這種毛病，而且可讀性相當高。該書博大精深、對希臘羅馬、文藝復興與各時代的戲劇思潮、歷史淵源都有詳細的闡述。而對古典主義、浪漫主義、寫實主義、自然主義、象徵主義、表現主義和史詩劇場，更有剴切深入的剖析，並就主題、思想、情節、佈局、結構、人物、語言、音樂來分析各種學派作家的代表作。更難能可貴的是該書第四篇「美國現代的劇場藝術」，討論的都是一般比較容易被忽略或鄙視的問題：劇作家與演出者、導演、演員，佈景、服裝和燈光的设计人，音樂的舞蹈，戲劇業。而這些又都是戲劇的實際問題。造成一般人欣賞戲劇往往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」，永遠只停止在「故事」的表面了解，而遺漏了戲劇技巧和表現的精髓。而該書第一篇「基本問題」的第三章「戲劇的結構、形式與風格」，可說是精簡中

肯的戲劇導論。結構依據亞里斯多德的戲劇六大內容——情節、人物、思想、語言、音樂和景觀，逐項敘述。而說明形式的要素決定於材料、作者和目的，分戲劇為悲劇、喜劇和通俗劇三種類型。更肯定風格要受(1)真理與現實的假定(2)劇作家使用表達工具的方式(3)劇本在戲院演出的方式所左右。這些都是相當簡潔明確的見解。胡教授認為「布氏每章中對劇本的分析，像是一首首鋼琴練習曲，有待於我們先融會貫通，再求熟能生巧，終致指法如行雲流水一般」。誠是頗撲不破的評語。更可喜的是胡教授的譯文，處處都是神來之筆。「信」，淺學如我，不敢輕許，而「達」「雅」，則在一般同類文學理論的書籍我認為未有出其右者。而且遣詞用字的典雅精當，完全看不出是翻譯的作品。

也許是因為文壇一般有關戲劇的著作奇缺，也許是因為電影的吸引觀眾，而使一般人忽略，甚至輕視了舞台戲劇。我們願寄語對戲劇有見識有研究如姚教授、胡教授者，能寫出更多有關戲劇的著作，如「戲劇論」「中國戲劇史」……的專書，來打破目前文壇戲劇的沉寂。

黃亞青

八月十七日

編輯先生：

寄來的「書評書目」收到了，謝了，記得有一天在電視上看到記者訪問林太乙女士時，記者曾經問林女士對於臺灣的刊物有何看法，林女士說是臺灣的雜誌有一些是她很喜歡的，她舉出了三個雜誌的名字，其中有一本就是貴社出版的「書評書目」，林女士辦中文版的讀者文摘，編了多年，眼光很高，「書評書目」，能被她以及更多人喜歡，相信貴社工作人員知道後一定很感安慰的。不過，我總覺得「書評書目」的校對工作還是不夠（恕我直言），這一期（二十九）的目錄中，就漏了十個「1」字，廣告索引中「慈湖集預約」的頁數是一二八，也誤植為三十八。另外第五十九頁中的「作家話像之發表者姓名及期刊索引」中，把姚宜瑛的「宜」字給漏了，陳紀澄的「紀」字誤為「記」了，蘇雪林的「雪」字誤為「雲」。其他尚有「第三隻眼」中「看現代詩三百首」的作者，文末署的是「歐陽叔書」，而目錄上却是「歐陽書叔」。

除此之外，尚有兩個小小的意見，第一、是洪簡靜惠女士的「國際視聽月刊發刊詞」，在目錄中列的

是「國際視聽月刊詞」，把「發刊」二字省掉，似有不妥。第二、是林煥彰的信中曾有句「以及貴刊所屬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……」，說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是「貴刊所屬」，不知恰當否？因為在名份上來說，這個基金會是「書評書目」的「出版者」。

魯 蛟 八月一日

編輯先生：

我是書評書目自創刊以來的忠實讀者，因為我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書人。所以對這份日益茁壯的刊物，始終抱着「愛之深、責之切」的心理來期望它。如今書評書目已創刊三年，我想就這三年後的第廿九期，籠統地陳說我的意見，拉雜寫來還請您多指教。

關於書評書目的封面，近來都採用優美的彩色相片，確能令人耳目一新，但是將重要內容的標題列在封面的作法，不但對讀者不會有什麼吸引力，反而破壞了整體的美感，記得上一期（編按：指第二十八期）的封面就沒有標題，顯得清爽得多。廣告的逐日增加可以感覺出來這本雜誌的發行量愈來愈廣，但也極易顯出商業味，希望能對刊載的廣告精心設計，尤其

不要讓太多的補白弄得支離破碎。

至於內頁編排的穩健是沒有話說的，但如「文學之死」的編排雖然相當新穎，却不見得美觀，且有浪費篇幅之嫌；又如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」文末的空白也留得太多，也是一種疏忽。此外，「第三隻眼」等專欄的刊頭，偶爾也應更換，似不必太拘泥於固定的樣態。這是我對編排上的一些意見。

內容方面「專訪」的陣容一直很堅強，希望能將這個特色一直維繫下去。相對的，「書評」就顯得單薄得多，像廿九期就只有歐陽子的一篇及「第三隻眼」——上一期甚至「第三隻眼」也沒有了，看起來總覺少了些什麼——。像「流浪者之歌」那樣的書評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？也許够水準的書評不易撰寫，但總是極其需要的，到底這本雜誌就叫「書評」書目啊！

對於其他好雜誌的介紹我想也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新創刊的雜誌，像最近有一本「藝術家」就很精美而有份量，不待其來登廣告而加以推介，這樣做應該是有意義的！打濫仗的風氣在此似乎層出不窮，尤其在別人身上打起仗來更是不可思議，像公良先生的「

癡弦論讀後感」似沒有理由不登，但既然登了則陳寧貴先生的「詩人的選擇」也不能不登，只不知若有人還要「論」下去又怎麼辦？

有不少朋友向我表示：他們對兩張書單的「代表性」表示懷疑，「第三隻眼」執筆人的推薦固然是見仁見智；至於讀者所選的那張，不知到底有多高的「投票率」？如果能把各書的「票數」也公佈或許比較「實在」一點。敝人拙於言辭，不善表達，只是本著對書評書目的熱愛，毅然提筆寫下我對這本刊物的意見，希望不久的將來，書評書目能更充實、更完美。

王裕仁 九月四日

編輯先生：

個人對現代詩認識不多，癡弦先生的詩集，讀過的僅一冊「深淵」，印象非常深刻。記得讀大一時，曾在課堂上，面對老師與同學朗誦其中的一首：「下午」。當時，窗外春光爛漫四周悄然無聲，讀其詩，頗能領略字裏行間的況味。

很多人都說現代詩晦澀難懂，「深淵」卻沒有這個毛病，也沒有將某一個字或某一行，連續放大或又

連續縮小的「文字遊戲」。

如果一定要選出幾本好的現代詩集，「深淵」無疑的是其中之一。

作者足足有十年未再拿出任何新作，有人認為「詩生命已經壽終」，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，好的篇章，往往要經過長時期的醞釀；即或不再有詩作產生，也不能抹煞以前作品的價值，也就是說，旁的人沒有權利去除他「詩人」的頭銜。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。莫泊桑寫過三百個短篇故事，傳世的不過六十左右，狄更斯的長篇還會顯得少嗎，讀者最喜愛的只是一部「大衛·高柏菲爾」，一個作家，能否寫出很多新作品不是最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以前有沒有好作品。

茅以儉 九月五日

編輯先生：

訂閱「書評書目」近三年，從無脫誤，只有月底早到，沒有後延三天以上的。這一次却很怪，到了九月五日還沒有收到書，每天都得下樓開幾次信箱，還是沒有。也曾懷疑鄰居的孩子順手牽羊，可是臺灣郵政是有口皆碑的呀。最後沉不住氣了，草了一紙明信片，

片，寄「書評書目」社查詢。

第二天，有勞貴社發行部主任楊添源先生親自駕臨寒舍，致贈九月號乙冊，並說明實在是弟早在前月訂期屆滿，是我疏忽，未注意封面上到期的字樣云云。

貴社服務如此周到，弟深深感動，即向以服務周全著稱的「讀者文摘」也未必如此。隨信附短稿乙則，所以報貴社之盛情也。

賴祥雲 九月九日

■五十七年以後的「年度短篇小說」你一定全讀過了。

■五十七年以前的呢？

## 這一代的小說

——收集了四十七年到五十七年，十年內十九位作家的傑出作品，是一本愛看小說的人不能不讀的好書，每冊28元，直接函購，八折，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。